

二〇〇一年第4輯
總第57輯

文史

WENSHI

《堯典》內的三大問題

顧頡剛 遺著

《樂律與宮調》

浦江清 遺著

見于《永樂大典》的若干宋集二考

孔凡禮

宋代皇儲制度研究

朱瑞熙

《全宋詩》補

李裕民

新羅崔致遠生平著述及其漢文小說《雙女墳記》的創作流傳

李時人

敦煌變文疑難字詞考辨

黃征

唐代「常明經」試策考述

陳飛

《韓詩外傳》補箋

蕭旭



文史

2001 年第 4 輯

總第五十七輯

全國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出版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史. 2001 年. 第 4 輯. 總第 57 輯/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2001. 12

ISBN 7-101-02952-3

I. 文... II. 中... III. 文史—研究—中國—叢
刊 IV. 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40948 號

文 史

2001 年第 4 輯

總第五十七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18 印張·336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32.00 元

ISBN 7-101-02952-3/K·1250

編 委 會 名 單

主 編 宋一夫

編 委(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汪聖鐸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蘋芳	袁行霈	陳金生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 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 可	閻步克	龔書鐸	

目 錄

《堯典》內的二大問題	顧頡剛遺著(1)
成王始即政考略	朱淵清(21)
長臺關竹書的學派性質新探	楊澤生(31)
《離騷》首六句舊注平議	曲德來(39)
《韓詩外傳》補箋	蕭 旭(53)
評點校本《觀世音應驗記》三種	張學鋒(71)
唐前《國語》舊注考述	李步嘉(85)
開天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團	蒙 曼(95)
唐代“常明經”試策考述	陳 飛(119)
敦煌寫本《文子》殘卷校證	朱大星(139)
敦煌變文疑難字詞考辨	黃 征(149)
新羅崔致遠生平著述及其漢文小說《雙女墳記》的 創作流傳	李時人(159)
中華書局校點本《新唐書》質疑一百一十則(下)	馬俊民(181)
宋代皇儲制度研究(上)	朱瑞熙 祝建平(199)
見于《永樂大典》的若干宋集三考(下)	孔凡禮(217)
《全宋詩》補(下)	李裕民(229)
張炎交游人物新證	桂栖鵬(249)
樂律與宮調(下)	浦江清遺著(257)



“邑姜”、“大姜”辨——周武王后妃稱謂釋疑 …………… 沈長雲(271)

釋尹灣漢簡的“薰毒”——兼論“薰陸”一藥的輸入 …… 張顯成(273)

《真珠船》與《珍珠船》 …………… 張世宏(275)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一) …………… 牛繼清 張林祥(20)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二) …………… 牛繼清 張林祥(38)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三) …………… 牛繼清 張林祥(70)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四) …………… 牛繼清 張林祥(84)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五) …………… 牛繼清 張林祥(118)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六) …………… 牛繼清 張林祥(148)

《魏書》諸紀時誤補校(續七) …………… 牛繼清 張林祥(198)

《史記·封禪書》、《晉世家》標點、校勘商兌 …………… 周文德(248)

CONTENTS

Two Questions in the <i>Yao Dian</i>	Gu Jiega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King Cheng of the Zhou: An Approach	Zhu Yuanqing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Bamboo Books from Changtaiguan: A New Approach	Yang Zesheng
Notes on the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on the First Six Sentences of the <i>Lisao</i>	Qu Delai
Supplementary Comments on the <i>Hanshi Waizhuan</i>	Xiao Xu
Comments on Three Punctuated Editions of the <i>Guanshiyin Yingyan Ji</i>	Zhang Xuefeng
The Pre - Tang Commentaries on the <i>Guoyu</i> : A Research and Survey	Li Bujia
The Clique of Tangyuan Coup d'état Heroes in Politics of the Kaiyuan - Tianbao Period	
.....	Meng Man
The <i>Chang Mingjing</i> Examination of the Tang: A Research and Survey	Chen Fei
The Fragmentary Scroll of the <i>Wenzi</i>	Zhu Daxing
Notes on the difficult Characters and Words in Dunhuang <i>Bianwens</i>	Huang Zheng
Ch'oe Ch'i Won of Silla: His Life, Works and the Fiction <i>Tomb of the Two Ladies</i>	Li Shiren
Some Doubtful Points in the <i>Xin Tangshu</i> of the Zhonghua edition(Part II)	Ma Junmin
The System of the Crown Prince of the Song: A Research(Part I)	Zhu Ruixi, Zhu Jianping
Some Song Collective Works Seen in the <i>Yongle Dadian</i> : Three Researches(Prat II) ...	Kong Fanli
Some Supplements to the <i>Quan Song Shi</i> (Prat II)	Li Yumin
A New Research on Zhang Yan'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Gui Qipeng
Music Rhythm and the Tune <i>Gongdiao</i> (Part II)	Pu Jiangqing
Miscellaneous research notes	Shen Changyun, Zhang Xiancheng, Zhang Shihong

(Translated by B. W.)

《堯典》內的二大問題

顧頡剛遺著

(一)四宅說

(1)《堯典》和《山海經》裏的四宅說

(2)四宅之探討

(a)朔方

(b)南交

(c)嵎夷

(d)昧谷

(3)結語

(二)五岳說

(1)什麼是五岳

(2)四嶽與諸戎

(3)五岳與封禪

(4)儒家經典裏的五岳

(一)四宅說

(1)《堯典》和《山海經》裏的四宅說

中國爲一農業國家，政府和人民都應該知道農時，所以古代曆法多依農時而定，故有“農曆”之稱。傳說中的四宅就是指羲和所居的四個地方，代表着四個方向，同時也代表着四個季節。《山海經》謂羲和爲一女神，是太陽的母親；《離騷》內說她是一位駕御太陽的神。《離騷》：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照上兩說，羲和總與太陽發生關係，她是神而不是人。《堯典》內將羲和變成了人，使她成爲天文學家，但仍與太陽發生關係。《堯典》：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這裏將羲與和分成兩個人，使其觀察天象，訂定農時。接着又將羲分成兩人，和也分成兩人，分命坐守四方，辦理關於氣象的事情，《堯典》：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暘谷是日出處，羲仲居於東方，測春時。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南交係指交趾，漢為日南郡，羲叔居於南方，測夏時。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昧谷為日入處，和仲居於西方，測秋時。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

朔方為北方，和叔居之，以測冬時。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全部《堯典》內容是由一種大一統的思想所構成，上面所云的四宅等於現今四個觀象台，散佈於東、西、南、北四處，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管理。這種半神話式的說法，當然不足徵信。可是，究竟東到何地？西到何地？北到何地？南到何地？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胡厚宣先生的《甲骨學商史論叢》內有《四方風名說》，對於四宅問題，討論甚詳，只因在這裏找不出原文來，没法詳細列舉。關於“厥民析”（東），“厥民因”（南），“厥民夷”（西），“厥民隤”（北）的四個問題，《山海經》內有四種傳奇式的解說：

《大荒東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日月所出，名曰折丹，東方曰析，未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

《大荒南經》：

南海渚中，……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是處南極以出入風。

《大荒西經》：

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

《大荒東經》：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鬱，北方曰鬱來之風，日暘，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間出沒，司其長短。

這種模糊的解釋，尚不足說明東西南北四宅各在何處。下面四小節擬引用別的材料分別予以討論。

(2) 四宅之探討

(a) 朔方

“朔方”二字最早見于《詩經·小雅·出車》篇：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又《詩經·六月》篇：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周之京城為鎬（今西安），由上文看，“方”應距鎬京不遠，而且在太原之南（非今之太原）。王國維《周斧京考》謂《井鼎》、《靜彝》、《靜敦》、《史懋壺》、《適敦》上均有“王在斧”等語，因此王先生認為“斧”即“方”，且以為“方”即為山西蒲坂。《左傳》昭元年云：

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則臺駘汾神也。由這段話內可知太原離汾水不遠，那麼朔方也應該濱着汾水。再由焦穫看，朔方也應距鎬很近。《水經·沁水注》：

淺澤水出淺澤城西，東逕淺澤，……得陽泉口水，……水歷嵯峨山……，注淺澤水。按嵯峨山在山西南部，清代屬澤州府。又涇陽當在涇水之陽，渭水之北，那麼我們可以決定玁狁入侵的路線是由東而西，即由焦穫向朔方，而後至於鎬。被吉甫趕走的路線是由西向東北，即由鎬沿渭水渡黃河順汾水以至於太原。按其方向，焦穫、太原與鎬成一三角形，而“方”恰位於三角形之中間，據王國維攷證，朔方實在山西西南部，亦與上文所云之位置相彷彿。可是在朱熹《詩集傳》中，却認為周之朔方應該為今綏遠、寧夏地方。朱熹《詩集傳》：

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

我們要問，周朝能有漢的朔方麼？當然不可能有，《左傳·昭公九年》：

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克商，……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此三地名中只知道燕是北平，肅慎及亳今不知指何地，然而，武王時的燕是否指北平而言，仍不得而知，不過由此可知古人所謂“北”並非真正的北，朔（北）方只是對鎬京而言。《詩·大雅·韓奕》：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

王既叫韓侯爲北國之長，則韓國應位於周朝疆土的正北方，可是觀其位置，韓國並非位於正北，韓即今陝西韓城縣，距鎬京僅四百餘里，由鎬京看韓國已在其北，故稱爲北國之邦，可見周朝的疆土並不遠。且《詩經》最古的文字爲《周頌》，其文字較《小雅》還要高古，即《六月》、《出車》之詩，亦當寫成於周宣時（西周末），西周末年雖犬戎侵略得很利害，但是，如叫宣王出師到寧夏打犬戎，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朱熹認爲朔方即宋靈夏等州地，也是不可能的。

周幽王被犬戎殺後，周之都城東遷，西方的疆土爲秦所佔，秦穆公遂霸西戎。《左傳》有“霸西戎”三字，《史記》有“滅國十二”一語，十二國的國名，今雖不得而知，可是我們可以決定這些國家，都在今陝、甘境內，而且北不到陝北方面去。當時秦最大的敵人爲義渠，佔有今甘肅東部，陝西西部，其滅亡的年限，《史記》內這樣記載：

秦惠文王十一年（前三二七年）縣義渠。

秦滅義渠後，北設三郡，即隴西郡、北地郡、上郡。當時所謂隴西係指隴山以西之地而言，今天水一帶亦應屬之，隴西、北地二郡應在今甘肅境，上郡應在今陝西境，三郡所轄的地方均在涇、洛、渭諸水上游，由秦國說，北地已經是極北的地方，然而尚未及於河套。《禹貢》內雖有“導河積石，至于龍門”（龍門屬今陝西韓城縣）的話，而並未提及河套二字，可是對於河南地方，却記得很詳細：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禹貢》）

何以《禹貢》的作者只提到“導河積石”四字，便將中間所經的地方一概疏略，接着就是直“至于龍門”呢？這中間一定有原因在，原來當時的河套爲匈奴所佔據，河套內的情形很閉塞，非《禹貢》的作者不願知道，而是爲時勢所限，實無法明瞭，所以在寫書的時候，便一筆省略了。

河套的真正入於中國疆域，要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三年，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這裏所謂“河南”係指河套而言，所以指河套的朔方，是秦始皇時才開闢的。而河套之北，在秦以前已爲趙武靈王所開拓了。《史記·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六年（前三百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九原在河套之北，河套南北均入於中國版圖，所以秦始皇在那裏設爲九原郡。後來漢武帝所置的朔方郡，正是趙武靈王和秦始皇早已開闢的河套南北地。

秦以前並無“河套”之稱，因之，秦得其地，不即名曰“朔方”，而稱“北河”，《漢書·主父偃傳》：

昔秦皇帝乘戰勝之威，……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漢書·嚴安傳》：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

“北河”又稱“新秦”。《漢書·食貨志》：

乃徙貧民於（函谷）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武帝元狩三年）

應劭《注》：

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

足見秦始皇得到河套地，還不叫“朔方”，而名為“北河”或“新秦”。似則周之“朔方”一定距京城很近，當無疑問。漢武帝才把這個古名詞搬向北去，用以稱呼河套。《漢書·衛青傳》：

明年（元朔二年，前一二七），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秦末，河套又為匈奴所佔，至漢武帝時才為衛青所收回，始命名為“朔方”。何以漢武帝要名河套為朔方，有《史記》上的根據，《史記·衛青傳》：

天子曰：“……《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這些衛青經過的地方，沒有一個叫“朔方”的，足徵“朔方”為武帝所命定。因為漢武帝受經學的教訓很深，他徵於周宣王北伐犬戎的故事，所以命河套為“朔方”。因此，我們可以斷定朱熹注指周之朔方為靈、夏一帶，是極錯誤的，而《堯典》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等語，明明是漢武帝以後人的話。所以羲和四宅的假設，完全受了漢武帝的影響。

漢武帝最喜歡用古名詞命新拓之土地，如《史記·大宛傳》云：

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漢使張騫到新疆後看見塔里木河，以為是黃河之源，故云“河源出于寘”（今寫如闐）“按古圖書”，係指《山海經》，因為該書內謂河出寘，漢武帝太迷信古典，所以名河所出之山為崑崙山。大概地理知識是跟着時代走的，江、河的兩大源頭，從未為古人所弄清楚，漢武帝是一個古典主義者，所以只要與古地名接近的地方，概用古典名詞稱之。

總上所論，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結論：

（一）《小雅》內的“朔方”距鎬京很近，一定在山西西南部。

（二）漢武帝時代的“朔方”是指河套而言。

(三)《堯典》上的“朔方”顯係漢以後的話,是漢以後的人受了漢武拓疆的影響,把《堯典》改了,所以將東、西、南、北四境,隱隱約約的指得很遙遠。

(b)南 交

“南交”即“交趾”,“交趾”二字在戰國時代已見流行,當時人泛指交趾,實包括着廣東、廣西、安南等地。“交趾”一地是由秦始皇正式開闢的。《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始皇以後,趙佗據於交趾,稱南越王,到漢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才將南越平定。《漢書·武帝紀》:

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這就是漢代的日南九郡,也是漢朝極南邊的疆域,可見《堯典》上“羲叔宅南交”的話,全是受了漢武帝的影響。

(c)嶠 夷

《禹貢·青州》云:“嶠夷既略。”青州即今山東半島,說起來並不很東,可是,在《說文》裏便將它攔於遼西。《說文》:

嶠,嶠山,在遼西,一曰:嶠鎮,嶠谷也。

《後漢書·東夷傳》講朝鮮與日本,又有這麼兩句話:

宅嶠夷,曰嶠谷。

如果將嶠夷移到了朝鮮,則與漢武帝一定發生關係,《漢書·武帝紀》:

元封二年(前一〇九),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乃募天下死罪擊朝鮮。……三年夏,

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從《禹貢》、《說文》、《後漢書》及《前漢書》上看,嶠夷逐漸東移,最後的境界乃達於朝鮮四郡,可證明《堯典》上“羲仲宅嶠夷,曰嶠谷”之說,也是受了漢武帝的影響。

(d)昧 谷

《堯典》:

和仲宅西,曰昧谷。

要研究西到何處,是一件很可懷疑的事。《禹貢》:

西被於流沙。

流沙大約為今甘肅北部之沙漠,地當西經十八度,秦以前中國西邊的疆界,似乎並沒有這樣

遠,《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西邊的疆才及於臨洮、羌中。

西至於臨洮、羌中。

臨洮地當西經十三度,羌中當西經十四度,較之流沙的位置,尚要東移四五度。何以《禹貢》不曰臨洮、羌中,而曰流沙,鄭康成《尚書注》上作如此的解釋:

西,地名,隴西之西。

以爲隴西之西有縣名“西”,考漢之“西”縣當在今天水與禮縣之間,地當西經十一度,較之臨洮、羌中的位置,又要東移兩三度,且太陽絕不會在西縣下去,可見經師們強要替《禹貢》圓謊。

漢武帝未開河西以前,西邊的疆土與秦相彷彿,匈奴與大月氏爲爭河西,經過多次戰爭,月氏敗而遁走,河西遂全沒於匈奴。漢武帝曾派張騫到大月氏去,邀月氏聯盟,共擊匈奴,不料騫途經河西,爲匈奴拘留十餘年,才脫離匈奴西至月氏、大宛、烏孫等國,回來後把西方的地形及各國現狀告訴武帝,於是才激起武帝開發河西的動機。又因張騫在大夏時曾見到蜀布和邛竹杖,以爲從四川至印度而入中亞,一定有一條路可走,如果打通這條路,則不經匈奴地便可與中亞諸國直接聯絡,不幸這個計劃未做成功,便不得不向西北與匈奴硬打,好在漢家的將和兵都很出力,這一次把匈奴打敗了。《漢書·張騫傳》:

元狩二年(前一二二),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西邊,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漢書·武帝紀》

元鼎六年(前一一一),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河西四郡建立後,西邊的疆域始至玉門陽關,其地當西經十九度,較《禹貢》流沙的位置,只遠一度。

時漢使所至,西方各國爲了招待問題,都感到頭痛,樓蘭國地接河西,首當其衝,所以樓蘭政府尤感麻煩,後來竟有屢殺漢使的情事發生,這個消息傳入漢武帝的耳中,自然怒甚,於是在元封三年(前一〇八),遣趙破奴等擊樓蘭,虜其王。漢朝的兵威,從此才達於新疆。而武帝所久想的“汗血馬”、“天馬”,也從此得到了。

武帝又遣使向大宛求馬,大宛政府不許,於是於太初元年(前一〇四),派李廣利往征,連戰四年,宛人苦於屠戮,遂斬其王來降,並獻馬三千匹。漢朝得到這三千匹壯馬,大可以將中國的馬種改良一下,中國的“馬荒”問題,從此得到了解決。此後,西域諸國都怕漢朝的兵威,紛紛遣使入貢,並遣子弟來長安爲質。

本來西北諸小國都受匈奴保護,由匈奴西邊的首領日逐王管轄,設僮僕都尉徵收各國賦

稅。自此次戰役後，匈奴勢衰，漢朝從敦煌至鹽澤（羅布淖爾）皆列亭障，以為國防的據點。於是漢的疆界達到西經三十度。這一帶地方，一則因為小國家甚多，國名殊異，二則因為古經典——《山海經》及《禹貢》——裏沒有提到，所以當時竟無一適當名詞稱呼它，以漢武帝好古名之人，亦無法給它命名，最後乃決定以“西北國”稱之。《漢書·張騫傳》：

騫……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這是第一個名稱，不久有第二個名稱“西國”出現。《漢書·西域傳》：

桑弘羊奏云：“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

旋又有第三個名稱“西海”出現。《漢書·李廣利傳》：

下詔曰：“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涉流沙，通西海……獲王首虜……其封廣利為海西侯。”

旋又有第四個名稱“西極”出現。《漢書·張騫傳》：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按西極即指烏孫國而言。又《漢書·武帝紀》：

貳師將軍……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這裏西極又指大宛國而言。所以我們可以斷定“西極”二字並不是指西北任何一國，而是指烏孫、大宛等國家而言。《漢書·禮樂志》又云：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天下服。

以上“西北國”、“西國”、“西海”、“西極”四名詞雖有不同，而其裏面都有一個“西”字，此即《堯典》上：

分命和仲宅西

之“西”，改《書》的人要把漢武帝比為堯唐，故把“西”字攔入《堯典》內。到漢宣帝時，西北各國地才有一固定名詞“西域”出現。《漢書·鄭吉傳》：

神爵中，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

我們只要看《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就可知道“西北國”、“西國”、“西海”、“西極”和“西域”的範圍，差不多一樣，要是“西域”二字於武帝時早已流行，說不定改《堯典》的人要把它改為“分命和仲宅西域”了。

(3) 結 語

總之，“義仲宅嵎夷”，乃是指漢武帝立朝鮮四郡；“義叔宅南交”，是指武帝立交趾九郡及交趾刺史部；“和仲宅西”是指武帝立河西四郡及控制西域諸國。“和叔宅朔方”是指武帝立朔方郡及朔方刺史部。《堯典》上的四宅說，完全是受了漢武帝的影響才修改而成的。也許司馬遷念《尚書》時，上四語還沒有，所以不曾引入《史記》，而後來的人才將它添進去，因為《史記》並非司馬遷一人寫成。司馬遷撰《史記》的態度是“雅馴”，是“真實”，所以有關神話的部分，他都要刪去，譬如《史記·五帝紀》將《大戴禮記·五帝德》均抄入，然而下面幾句話他是不抄的：

黃帝三百年……顓頊……乘龍而至四海。……帝嚳……春夏乘龍，秋冬乘馬。

可見司馬遷寫史時態度的嚴正，也可見《史記》內關於四宅說的引語，都是漢武帝以後的人插進去的。

(二) 五 岳 說

(1) 什麼是五岳

要明瞭五岳說，須先從《堯典》講起。《堯典》：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這是一種大一統的制度，但既經統一，為什麼還要封侯？且事實上到了漢朝，已用不着封侯。這裏面大有原因在，原來經過長時期的封建制後，驟然統一，一般的讀書人都不免向往過去，他們受着傳統的支配，需要封建，雖然時代的潮流，已不容封建諸侯存在，然而因為許多儒生的要求，不得不勉強設施。爲了這件事，在秦始皇時代就被儒生鬧過，漢初爲防止這一下，開始就先封侯，不過漢初的封侯是一種“推恩”的辦法，只封一個兒子（長子），其他的子弟概予不理，這實在是一回消滅封建制的消極方法，我們可以說，漢初之制一方面是統一的，一方面也是封建的。《堯典》內只說明東岳爲岱，其他三岳並未指明，《史記》裏才將它補充出來。《史記·封禪書》：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

禮。中嶽，嵩高也。

這裏，指明南嶽爲衡山，西嶽爲華山，北嶽爲恒山。《堯典》內沒有中嶽，後因受五行的影響，又加入中嶽進去。

(2)四嶽與諸戎

要談五岳的問題，真是複雜得很，它的根源要溯自春秋時代的諸戎。《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伊川在平王都城之外，因爲周朝與秦、晉爭地盤，所以秦、晉遣陸渾之戎去侵略周朝的土地。《左傳·昭公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

所謂“陰戎”是“居於河南山北之戎”，（杜預《注》）“允姓之姦”是居於瓜州的戎。晉惠公自瓜州誘來允姓戎侵略周的郊甸，郊甸就是上文所指的伊川。《左傳·襄公十四年》：

〔晉〕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秦人趕走姜姓之戎，晉人收而安置於南郊以爲外藩。姜姓戎與允姓戎的原居地都在瓜州。而諸戎又是四嶽的後裔，四嶽的問題留在下面討論，現在我們先研究瓜州究在何處？杜預《注》：

瓜州，今敦煌。

乃是根據於《漢書·地理志》：

敦煌，杜林以爲古瓜州，地生美瓜。

他們以爲敦煌出美瓜，故名瓜州，其實西北一帶出美瓜的地方，何止敦煌，吾人以爲古瓜州地在敦煌，實不可能，如果秦由東趕瓜州之戎，瓜州戎何以不往西逃，反而東越秦地逃至晉國，且當時在秦以西尚有許多國家。《史記·匈奴傳》：